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眈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手中有主防欲如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手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固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異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容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容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速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屨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容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末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容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容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間諫愈其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八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惡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極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吝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父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廷緣葦間顏淵端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楫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

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橫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遺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專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開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變動之類咸得蓋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遺也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宜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于貴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  
 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直以治國家天下  
 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  
 於道也豈不速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  
 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  
 之言子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手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  
 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  
 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  
 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  
 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  
 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  
 各有其序所論痲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  
 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  
 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  
 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  
 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  
 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  
 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滯事應

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  
 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  
 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贏貴多  
 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  
 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怒深則暴亂憤極則  
 攘伐禮樂頹則人淫食稅多則窮賈能反  
 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  
 奔塵而欲水不繼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  
 物運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  
 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  
 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  
 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  
 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眾美從之仲尼所  
 以歸敬也  
 劉槃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為  
 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師以仲尼為盜無  
 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  
 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  
 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

未先後未常相廢真積於內神動於外刑  
 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  
 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  
 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為天下  
 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  
 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  
 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聞  
 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虞翻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偽  
 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類  
 色投人之好曰類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  
 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  
 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為皆為人而已所  
 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  
 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為人不  
 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  
 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  
 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  
 俗之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  
 貴者以世俗之祿為祿甘為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懷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  
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  
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沈嘉扁舟五湖屈  
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  
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  
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  
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暗  
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  
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  
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  
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  
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  
物者所靳過分則忘之真者在己之良  
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  
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畏影惡  
迹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觀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  
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  
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宗焉刺船  
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  
擊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  
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  
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

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  
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  
經營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  
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異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  
特為食漿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况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  
而和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  
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處之平願立有間不言  
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足走暨乎  
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樂乎白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  
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其悟